



和装本

一
4676



4076

早稻田大學
25.9.18
購 未

史館茗話序

父逝而子繼其志者順而易子先而父
成其志者逆而難今有一難事梅洞
林郎君從家嚴弘文院學士預國史
編纂之事史館退休之暇披本朝中
古以來王公卿士跂步詩壇遊藝文苑
之遺事若干條加以料案名曰史館茗
話至四十二件未終其編蓋有以漸

成之志乎丙午之秋不幸罹疾不起而卒雖無半面識者無不惜其才况於父子之情乎爾後一學士得此一小冊于篋底見而悲悲而復讀手澤尚新音容宛在耳目豈翅殘藥故衣之謂而已於是抑淚拾其遺採其餘併為百件嗚呼非父成子志之難乎原夫本邦之古朝家文章不乏其人逮于王綱解紐世

道么麼文章與時隆汙遂至於禪林風月之徒竊執其柄以為已業不亦異乎吁搢紳處士有志之輩讀此等編執文章為吾家舊物以勵復古功業則不為無補于不朽之盛事乎是林家名父子期後學之微意也僕偶借寫之因加訓點以便童觀遂為之序

真文苑

寬文第七歲丁未秋日

端亭辻達謹書

子與翁學之於意也對端亭辻達謹書
無麻王不沐之盜車乎具
章為吾家舊碑心燭影古以若限不
也對帳與士有志之草能此等
民之於國其心已若不亦是
國公處文章典與御筆六遊至公野林風

史館茗話

蘇美賦以為長題本暗梅洞林慈撰

嵯峨天皇巧詞藻常與野篁成文字戲

高一日幸河陽館題一聯曰閉閣唯聞

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示篁篁曰

聖作恰好但改遙為空乎天皇駭然

曰此句汝知之乎對曰不知天皇曰

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遙字

換之耳，抑足下與白居易異域同情乎？可歎可歎。篁筓爾而退時，白氏文集一部初傳于本朝，藏在御府，世人未見之。

高雄山鐘橘廣相作序，菅是善作銘，藤敏行書，世以為三絕。橘廣相九歲昇殿奉詔作暮春吟，曰：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九重城裡春。

都良香乘月過羅城門，得一聯吟曰：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波洗舊苔鬚。門邊有鬼歎曰：殊妙也。其文章之動鬼如此。

都良香遊竹生島，偶吟一句曰：三千世界眼中盡，未得其對。島神颺聲曰：十二因緣，心裏空。菅相幼而穎敏，十一歲時椿府是善試。

管問曰兒若作詩可賦寒夜即事乃應
聲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
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是善喜之
管相春娃無氣力詩序羅綺之為重衣
妬無情於機婦管絃之在長曲怒不
關於伶人世傳稱之他日管相語
入曰是我得意之文也
管相曰温庭筠詩体優長予常愛之

管相在貶所三年行住坐卧不過一室
鬱鬱送日都府樓在眼不能往登焉
觀音寺在迹不能往遊焉偶得一聯
曰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
聲自謂似樂天詩也
紀長谷雄十八頗知屬文時無援助未
遇提弊都良香為當時高才長谷雄
雖列其門徒未及知名一日北堂諸

生群飲同賦幽人釣春水詩良香獨
擢長谷雄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
依此一言漸增聲價
人或嘗歎紀長谷雄博學英才清行哂
曰長谷雄固有英才其博學則吾不
知也長谷雄在當時太被推重然其
輕侮如此
紀長谷雄侍內宴賦草樹迎春詩曰庭

增氣色晴沙碧林變容輝宿雪紅管
相乘醉執其手曰元白再生恐難及
乎
宗岡秋津奉試登第天皇賜書曰秋津
久在學館齡筭已積頻逢數年之課
試常歎一身之淪落方今適擅摘藻
之美以人攀桂之列云云秋津感詔
旨之辱拜戴捧出舞蹈大庭衆興之

餘且歌且行，白髮戴霜，青衫乘月，不覺到建禮門。忽得兩句，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高吟三四。傍若無人，衛士異之，問曰：何人？答曰：宗新進士老學生宗岡秋津也。衛士責曰：此處是建禮門也，匪汝之所到也。况高吟驚耳乎？秋津愕然謝之。菅淳茂八月十五夜陪亭子院賦月影。

滿秋池詩曰：碧浪金波三五初，秋風計會似空虛。自疑荷葉凝霜早，人道蘆花過雨餘。岸白還迷松上鶴，潭融天可算藻中魚。瑤池便是尋常號，此夜清明玉不如。上皇吟誦數回，嘆曰：神也妙也，恨不使先公見之。先公指菅相也。藤忠文為征東大將軍，向東海道途過。

新駿之清見關眺滄波之嶽茫時軍監
清原滋藤吟杜荀鶴所謂漁舟火影
寒燒浪驛路鈴聲夜過山面尚忠文
歎其在軍中而不忘文事
天曆帝召江朝綱管文時論白樂天詩
王音曰汝等歸家繙彼集釋其尤者
一首書以奏進之翌日朝參各捧一
紙于御床下帝閱之則共是送蕭處

士遊黔南之詩也帝歎曰二人胸中
如合符節
朝綱愛白樂天文章慕其為人一夕夢
與樂天遇接語從此文章日進
江朝綱餞渤海客裴璆詩序前途程遠
馳思於鴈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露纓
於鴻臚之曉淚璆太感歎之經年彼
國人遇我邦之人問曰朝綱為相公

乎否答曰未也彼曰貴邦何不重文
才哉

江朝綱暮春詩曰落花狼籍風狂後啼
鳥籠鐘雨打時世人以為確對
江納言夢管相來告曰公之才學勝朝
綱覺後大喜自書于日錄之中然時
論僉謂其文筆與朝綱相去遠矣
江朝綱管文時同時才名相敵其所作

之詩徃徃相類朝綱語人曰後來以
予及文時為一雙手管江一雙之語
權輿于此

藤在衡設尚齒會管雅規亦應招作詩
曰醉對落花心自靜眠思餘筆淚先
紅以靜對紅人皆竒之
統理平巧詩沒後管文時自書其集常
林讀之曰先輩之作不易及也

村上帝設內宴召羣臣賦宮鶯轉曉光
詩帝亦乘興賦詩曰露濃緩語園花
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
及之既而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
間曲中殿燈殘竹裏音帝歎曰是亦
絕作也乃召文時問其勝劣文時曰
聖作神妙非臣所及也帝曰卿真吐
露情實勿憚御製文時恐惶無言帝

固請再三文時曰實聖作下于拙吟
一等帝咲
源英明夏日作池冷水無三伏夏松高
風有一聲秋管文時在側曰宜以池
改水水改池以松改風風改松滿座
歎曰管博士可謂老詩人也
管三品沒後歷年少年豪客追慕昔遊
乘月過其舊跡吟月升百尺樓一句

有一老嫗出自蓬蒿之間曰今夕之
遊其樂哉唯恨所吟之句與三品所
曾唱其詞點不同此句意非月之升
穰而人之乘月升穰也遊客異之問
曰汝者為誰答曰妾是三品家之曝
衣老婢也聞者赧然而去
菅庶幾餞別詩得一句曰一葉舟飛不
待秋吟誦數回未得其對江朝綱曰

盡詠燈字庶幾乃悟足成之曰九枝
燈盡唯期曉

小野國風奉試賦無為而治詩曰刑鞭
蒲朽螢空去諫鼓苔深鳥不驚奏覽
之日帝擊節而歎之或曰此句江朝
綱所作也

橘直幹隣家詩春煙迤讓簾前色曉浪
跡潛分枕上聲自以為得意之句也

橘直幹遊石山寺詩曰蒼波路遠雲千
里白霧山深鳥一聲世人稱之後來
僧奮然入宋以此一聯為己所作雲
改霞鳥改蟲以呈之宋人曰佳句也
但以霞改雲以蟲改鳥乎奮然笑退
源順曾得一聯曰楊貴妃歸唐帝思李
夫人去漢皇情乃欲足成之未得其
題數年之後八月十五夜陪具平親

王于六條宮賦對兩戀月詩作律詩
以彼句為頸聯翌日都下傳誦曰順
得引題之妙順聞而笑曰是腹藁也
具平親王問當時文人優劣于慶保胤
對曰江匡衡如敢死之士數百騎被
介冑策驂騶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
齊名如瑞雪之朝瑤臺之上彈箏江
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

又問曰：足下如何對？曰：似舊上連部
駕毛車時時有隱聲

江匡衡對策文：太公望之遇周文渭濱
之浪，疊面綺里季之助漢惠，商山之
具月，低眉管文時曰：可喜，可喜，但改作
面疊渭濱之浪，眉低商山之月乎
江以言賦：山水唯紅葉詩曰：外物獨醒
松澗色，江匡衡書之于冠，管示人曰：

以言之詩可謂日新乎？曰：平來文也
江以言晴後山川清，詩歸嵩鶴舞日高
見飲渭龍昇雲不殘，或人難曰：龍昇
二字禁忌云云，以言微笑詩並出
紀齊名有詩名一條，帝詔加倭訓于元
稹集齊名曰：凡庸之才不可妄加倭
訓固辭不從，此皆紀述以言詩文也
紀齊名與江以言齊名曾同奉者試賦

秋未出詩境詩齊名詩霜花後發詞
林曉風葉前駢筆驛程以言詩文峰
按轡駒過影詞海艤舟葉落聲具平
親王密見其草改駒過影為白駒影
改葉落聲為紅葉聲及兩詩並出入
皆以以言詩為優齊名不悅聞具平
改其草而彌不悅其後齊名將死具
平往問之齊名目具平曰年來文壇

之交不可忘也今日貴臨多謝多謝
但改以言詩草之一件遺憾未散言
畢而顯人皆愍之
源為憲每有文會携一囊以赴焉偶有
可喜之句則入其頭於囊中而吟哦
良久於他人之詩亦然
藤齊信與藤公任齊名藤伊周曰齊信
公任可謂敵手也若譬諸相撲則公

任可擲齊信不可打時論以伊周之
新言為當
藤公任辭納言使紀齊名江以言作表
然皆不協其心召江匡衡曰卿能成
我志者也匡衡歸家未得其趣家人
赤滌教之曰彼人驕慢也良人宜述
彼父祖權貴而其身不登台位則的
當乎匡衡頷之作表呈之公任曰美

江匡房論紀齊名江以言文才曰齊名
以言文体各異齊名文文句句採摭
古詞有風騷之体然至其不得之日
忽不驚自以無新意故也以言反之
所作之詩任意悠詞却無轡策其体
固新其興彌多至不得之日亦非後
進之所及也
或問江匡房曰本朝才子之中父子共

海峽者誰哉答曰都良香子在中管相
子溥茂管文時子輔昭而已

右四十二件亡嗣子慙史館憇息之間
所抄纂也及其沒後初見之而淚之從
也踰月見之而觀面之話也隔年讀之
而袖中之珍也具本朝中葉以來縉紳
之徒唯遊倭歌之林不窺唐詩之苑故

世人不知中葉以前不乏才子其蔽至
以詩文為禪林之業可以痛恨也此一
帖若傳世間則窺豹之一管乎唯惜彼
早世猶有所遺也時想補足之以成彼
志然修史事繁未能起筆偶當館休追
懷往事獨坐無伴永日難消手把小帖
口誦嘉話則眼不在花耳不在鶯猶彼
之侍坐于此如身自追還於古乃記二

三件於其來自今而後每有暇日逐次
積累以及百件則豈魯史館之茗語而
已哉詩林之玉屑其庶幾乎丁未春之
仲月之閏館之休老爺學士濺淚跋遺
帖之後併為續帖之序

元慶年中渤海文籍監裴頹來朝管丞
相假為禮部侍郎接遇鴻臚館贈酬

數篇事見國史及管集其後延喜年
中渤海裴瑆來朝管淳茂相見賦詩
其一聯曰裴文籍後聞君久管禮部
孤見我新瑆吟之垂淚淳茂者承相
子也瑆者頹子也異域二代兩家邂逅
可謂奇遇也

都良香神仙策曰三壘雲浮七萬里之
程分浪五城霞峙十二樓之構挿天

云云讀之則覺度量之廣大後世好事者曰良香登仙者乃是依此策文而誇說乎都香果不為仙其卒年見國史
小野美材奉勅寫白氏詩於御屏書其後曰大原居易古詩聖小野美材今草神美材翰墨之妙為時被許故自言亦云爾

田達音秋日感懷詩曰由來感思在秋天多被當時節物牽第一傷心何處最竹風鳴葉月明前達音與管相同時管集所謂田詩伯是也管公推之稱詩伯則其以詩鳴世者可知然此絕句外所作不多聞按陽成實錄元慶年中管原道真嶋田忠臣赴鴻臚館與渤海裴文籍贈答考諸管集則

田達音也達音之音與忠臣之訓相通則果是一人也紀長谷雄或作發昭是亦音訓通用可類推焉賈誼元管丞相撰進其三代家集二十八卷以獻廷喜帝帝賜御製律詩褒之其詩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華皆悉金唯詠一聯知氣味况連三代飽清田吟琢磨寒玉聲聲麗裁製餘霞句句

侵更有管家勝白樣從茲拋却匣塵深時人榮之先是渤海大使裴頰與管相贈答謂其詩體似樂天故御製云爾末句意旨難解蓋讀此集則白集可拋擲之義乎三代者謂清公是善及右相也右相文藻今猶存焉二代集不傳可以惜焉昌黎之初管丞相侍重陽宴賦菊其一

昌聯曰謙德晚開秋月抄勁心寒立曉
霜前時人嘆服其守持之貞固也

昌泰二年重陽宴以菊散一叢金為題
管相詩曰不是秋江鍊白沙黃金化
出滿叢花微臣采得籬中滿豈若一
經遺在家其身既貴然造次不忘家
業者可以見焉且夫諷諭之意自在
其中不可不著意也紀長谷雄詩曰

廉士路中疑不拾道家煙裏誤應燒
管相太褒之三善清行詩曰鄆縣村
間皆富貨陶家兒子不垂堂自負此
句然管相不賞之清行不悅寧罷共
出到建春門清行問管相曰公何不
取我詩哉公曰富貨字不穩改之為
潤屋恰好清行乃改書之
管相客舍對雪一聯曰立於庭上頭為

管鶴坐在爐邊手不龜句云意云其用
字可謂佳對也

管家自題其畫像曰真圖對我無詩興
恨寫衣冠不寫情蓋其畫花者繪色
不繪香之意暗合乎

渤海裴瑒歸國都在中在越前接遇之
臨別贈詩其末句曰與君後會應無
定從此懸望北海風瑒太感賞之朝

議謂不奉詔私與外國贈答欲責問
之然以其句為外客被稱故宥之

江朝綱及第詩以兩音字為平聲用之
博士等難之朝綱引管相詩所謂鶴
飛千里未離地曰離字兩音然為平
聲用之博士等猶未服之欲處落第
延喜帝聞之詔曰當時博士何及管
相哉朝綱遂及第此外兩音字為平

聲則時議紛紜蓋其本朝之習俗乎
江朝綱賦王昭君曰胡角一聲霜後夢
漢宮萬里月前腸可謂秀句也時人
或難霜字與腸同韻也想夫妬其才
強欲求疵乎
江朝綱管文時同會某皇孫宅見花賦
詩朝綱吟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樹
枝頭第二花文時句曰此花非是人

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上七字不違
一字下句共言梁園之事此皇孫不
詳為何親王子然為第二即故曰第
二花也曰再養寓為皇孫之意其取
事用字彼此無優劣謂之二妙乎謂
之聯璧乎
村上帝遊冷泉院召文人賜花光水上
浮題勅管文時作序序遲成屢促之

猶未成乘輿既將遷時序成獻之帝
勅藤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誰
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
不語輕漾激兮影動唇之詞帝大感
賞之再開雅筵以到天明之意其如
管三品代源雅信辭大臣表曰傅氏巖
之嵐雖風雲於殷夢之後巖陵瀨之
水猶涇渭於漢聘之初風雲涇渭之

字自非著工夫則不易言焉二箇故
事尋常之話曰風雲曰涇渭而太有
意味

管文時懷舊一聯曰桃李不言春幾暮
煙霞無跡昔誰棲時人嘆羨之
管文時代清慎公辭左大將表曰隴山
雲暗李將軍之在家潁水浪開祭征
虜之未仕用李廣祭遵之事遍傳都

下到處無不說之見者無不感之
夕盜數輩遇文時門窺之問閤人曰
主人為誰答曰作隴山雲暗之詞之
人也盜聞之曰此是當時之奇才也
可畏可畏乃走而去

安和帝讓位之後在冷泉院召文人賦
隔花遙勸酒詩以管輔昭為序者自
題出至會期留輔昭於院中不與其

父文時通問疑其有助筆也其序末
曰泝於李門之浪二年朝恩未及蹈
於蓬壺之雲十日夜飲既醉後日汶
時見之曰言十日似屈指計日不若
改作一日也

源英明沒後橘直幹題其遺集曰陳孔
璋詞空愈病馬相如賦只凌雲英明
者管相外孫也直幹者一時秀才也

其所稱讚如此英明可謂追外祖風者也

天曆御宇文章博士橘直幹上書請兼民部大輔情小野道風淨書以獻之先例為文章博士者必兼他官直幹漏恩不然故其書中有言曰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天

覽至此龍顏艷然其末段曰飄筆屢空草滋顏淵之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至此玉音誦之數回嘆曰狻亦一世之文士也何沈窮之至此乎哉是朕之過也即日詔任民部大輔天皇覽其墨痕鮮麁曰是可為道風之筆也文云筆云固可愛觀而後常置此書於御牀傍天德四年禁闕雁

火之日天皇顧侍臣曰直幹之書免
火乎否不敢問其餘之珍貨時人聞
乏感天皇之重文也

菅三品沒後慶保胤遊其舊亭見一葉
落庭吟曰鴻漸散間秋色少經常趨
處晚聲微保胤者三品門人也上句
感時下句懷舊鴻漸鯉趨假對之巧
者也但漸字與易文異義是亦假用

也

源順河原院賦曰強吳滅兮有荆棘姑
蘇臺之露瀼瀼暴秦衰兮無虎狼咸
陽宮之煙片片河原院者左大臣源
融之舊跡也懷古鑑戒之意共切
源順聽右中將藤某讀論語作序曰職
列虎牙雖拉武勇於漢四七將學抽
麟角遂味文章於魯二十篇其取事

用字無遺恨

源順詠白律詩曰：銀河澄朗，素秋天又

見林園白露圓，毛寶龜歸寒浪底。王

弘使立晚花前，蘆洲月色隨潮滿。葱

嶺雲膚與雪連，霜鶴沙鷗皆可愛。唯

嫌年髻漸皤然，可謂佳作也。領聯頸

聯用事，賦景恰好。然起句末句素白

皤三字似繁穴乎強難之，則頗為遺

恨乎

橋倚平詩曰：楚三閭醒終何益，周伯夷

饑未必賢。伯字與百通音，故對三字

其句可讀之。然非知伯夷屈原者終

何益，未必賢之詞太覺有費也。蓋彼

求仕進之心自露出者乎

藤在衡少，在學寮與橋正通友善。既而

在衡叙五位，任式部少輔，補藏人，昇

殿正通猶列地下僅至官內少丞正
通羨之呈一律曰吏部侍郎職侍中
著緋初出紫微宮銀魚腰底辭春水
綾鶴衣間舞曉風花月一窓交昔昵
雲泥萬里眼今窮省身還耻相知久
君是當初竹馬童其後在衡官爵追
年進為公卿正通漸老不遇或時列
在衡詩筵作序末段有言曰齡亞顏

駟適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歌五噫
而將去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源為憲
同席聞而怪之既而正通避世不知
其所終或曰到高廉國以文才為高
官云後來具平親王題其詩卷曰君
詩一帙淚盈巾潘謝末流原憲身黃
卷鎮携疎牖月青衫長帶古叢春文
萃留作荆山玉風骨消為蒿里塵未

會茫茫天道理滿朝朱紫彼何人蓋
深惜其陸沈也青溪外帶古黃春文
曲藥頭清原某暮春之日曾謁兼明親
王親王見庭前黃花吟曰點著嶋黃
天有意款冬誤綻暮春風清某問曰
是誰人所作親王答曰或人於朱雀
院作之以為佳句故吟之清曰款冬
倭名山不岐然見本草其花冬開非

春花也親王感悟曰自今汝來時不
可妄吟詩也然則國俗以款冬為醪
釀傳襲之誤久矣或曰此二句者滑
慎公所詠也六朝詩話卷之七
兼明親王者延喜帝子也博學多才賜
源姓官爵頻進至左大臣及藤兼通
執政陽尊以為親王奪其權勢先是
兼明有老休之志相攸於龜山至此

兼通錮兼明於台嶺不能往龜山鬱
陶作菟裘賦其中有言曰扶桑豈無
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
秋風吹而先敗且其序曰君昏臣諛
無處于想云云既而兼明薨其子伊
陟愚昧不知字一條帝問伊陟曰顯
考遺文有幾卷乎伊陟對曰遺文散
逸唯有兔裘帝以為親王所著之裘

使伊陟備天覽伊陟捧一卷帝怪而
開之初覺伊陟不辨菟與兔也乃使
侍臣讀之至序文所謂君昏臣諛龍
顏忽變色伊陟戰慄既而至扶桑叢
蘭之句太憐親王無罪遭寃而龍顏
復初其後帝不滿於道長專權宸筆
書扶桑叢蘭之二句以納書庫及帝
晏駕道長入御座初見宸筆二句自

破裂不以示人
兼明之後有具平
興號中務卿親王故
有前後中書王之稱
兼明文在文粹
其詩不多傳具平
詩在麗藻其文存
者少也併見之則
兼明才高於具平
然兼明之外本朝
王子無及具平之
才者但兼明之子
孫者不顯具平之
子孫者世世有能
且以與攝家世

婚故官爵亦高

橘正通源為憲共為源
順門人也順臨
沒授家集於為憲
為憲以為榮蓋正
通避世在順存時
乎紀齊名者正通
弟子也長德年中
齊名編扶桑集多
載順詩以其學之
所由來也
源為憲代蕃人一
聯曰故鄉有母秋
風
淚旅館無人暮雨
魂讀之想像則誰

不垂淚哉

源為憲登天台山一聯曰鶴閑翅刷千
年雪僧老眉垂八字霜管文時難之
曰改鶴閑翅為翅閑鶴改僧老眉為
眉老僧而可也今按上句所難固是
下句眉垂讀得却好

寬弘帝瑤琴治世音御製曰無為化出
南風曲有道心聞子野調以子野對

南風帝之著心於文字可推知焉宜
哉當時多才子惜哉奎章不多傳也
寬弘帝書中有往事之御製曰百王勝
躡開篇見萬代聖賢展卷明其末句
押平字具平親王奉和曰忽戴君恩
還自耻風聲猶減漢東平具平之於
帝猶東平之於漢帝其用事固當
寬弘帝中殿詩筵以所貴是賢才為題

具平親王一聯曰張公暫入終安漢
陸氏相傳久輔吳其用事不為不可
然張陸可謂良佐於賢才則未也江
以言一聯曰礮溪跡去雲空宿傳野
道開月獨昇句與意共於題為當
藤有國除名之後再叙三品侍重陽宴
退而賦七言十韻其第二聯曰除名
二月花開日待詔重陽菊綻辰其第

四聯曰忽拋野服添愁淚更著朝衣
賁老身添賁二字著意第五聯曰過
死空為黃壤骨愁生再踏紫宸塵讀
之則可憐生其用字亦奇第六聯曰
半焦桐尾雖殘燼已朽松心免作薪
其取譬可以嘉焉第七聯曰籠鶴放
雲振泥翅輒魚得水潤枯鱗是亦能
取譬其句未穩第八聯曰鬢斑蘇武

初歸漢舌在張儀遂入秦斑在字不
對然用故事以自比焉但上句歸忠
臣固是下句慕辨士其以利口求榮
達之思形於言後果任參議第九聯
曰運任秋蓬風處轉榮同朝菌露中
新有意到句不到之評乎唯起句末
句及第三聯稍劣故不論之
江以言嘆不遇一聯曰鷹鳩不變三春

眼鹿馬可迷二世情一條帝憐之欲
登庸之然時執政忌之故不能得官
上句唯是自己之事下句以執政比
趙高則其所忌良有以也執政者藤
道長也以言不憚其權而云爾可謂
有度量乎然云爾而欲求官者可謂
不智乎既吟此句則避世而可也歷
年之後以言官位稍進則道長亦不

弄其文才者，可謂奇矣。江以言遇唐人，問曰：古集氏下用數字，或曰：某二某三，或曰：某十一某十二，其義如何？唐人答曰：是一家子孫列次之行也。譬有二人，其人有三子，則自嫡次之曰：某一某二某三，其嫡子有子五人，則曰：某四五六七八，其次男有子四人，則曰：某九十十一十二。

其三男有子三人，則曰：十三十四十五，其嫡孫有子二人，則曰：十六十七。如此，嫡庶世世以次第稱之，限以四十九，而及五十，則又稱一二三云云。今按此言，不知其據，然以言直聞唐人，人之面諭，則可為證乎？就想蘇二黃九魏十六韓二十八魏三十六劉四十之類，以此解之，則不勞工夫，而其

義可通

藤為時山莊在和泉國王井題一律曰
玉井佳名被世稱松楹半接碧巖稜
山雲繞舍應褰幔澗月臨窓欲代燈
梅發寒花朝見雪水收幽響夜知冰
池邊何物相尋到雁作來賓鶴作朋
藤為時有文才願任國守不得長德年
中源國盛任越前守為時獻狀嘆其

不幸其中有言曰若學寒夜紅淚霑
襟除自春朝蒼天在眼帝見之感嘆
憐其漏恩澤不進玉食淚垂御帳時
相藤道長大驚速使國盛獻辭狀而
以為時任越前守為時得志而悅國
盛涕泣而憂之成病而卒為時者紫
式部父也

圓融上皇大井河御遊分詩歌管絃三

圓船群臣各乘其所長以施其藝藤公
任併達三藝船司問曰君可乘何船
公任乘倭歌船獻秀歌既而悔曰倭
歌者人人詠之不如乘詩船之愈也
其後白河帝大井河行幸又連三船
源經信乘管絃船勤其事而併獻詩
歌時人服其多藝蓋聞公任之所以
悔而所然乎

藤公任白河山家眺望一聯曰荒村日
落煙猶細遠岫雲幽鳥獨歸其即景
摸得好

本朝所謂郭公是杜鵑也中華賦杜鵑
多是於暮春言之古來倭歌皆以為
復日之鳥也藤公任郭公一聯曰四
五月交雲外語二三更後雨中音上
句乃是本朝之氣候也此句與中華

所詠亦合僧蓮禪一聯初鷺子巢中
春刷翅免花牆外曉傳聲上句雖本
於萬葉集歌然與子美詩意偶合則
知我邦郭公乃是中華杜鵑也中原
本廣俊詩曰呼名五月雨霑裏知汝三
更夢覺聞傾耳頻迴孤竹砌尋聲深
入遠松山其曰呼名曰入松合中華
新詩曰迴竹稍奇也

寂照入宋之後藤伊周過其舊房賦四
韻其一聯曰山雲在背去來物魚鳥
如今留守人蓋不以入廢言之髣髴
乎

宋朝類苑引揚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
日本僧寂照入貢其後南海高船傳
國王弟野人若愚左大臣藤道長治
部卿源從英寄寂照書三篇其書皆

二王之跡而若愚特妙冲土能書者
亦鮮能及云云書史會要亦載之若
愚未詳其何人惺窩先生以為具平
親王之匿名乎以其時代考之則若
其然乎景德當我寬弘年中此時無
曰源從英者而源俊賢為治部卿從
英蓋其草書俊賢二字之轉而誤寫
者乎

源孝道一聯曰巫陽有月猿三叫衡嶺
無雲鴈一行與唐詩所謂巫峽啼猿
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異域暗合
乎若夫衡陽鴈斷三千路巫峽猿啼
十二峯者後於孝道則姑舍是孝道
者滿仲子也其出武林遊文苑不亦
奇乎
後一條帝第一皇女著袴內宴倭歌之

遊大納言藤齊信作序曰飛鳥朝者
王女也待羽翼而開鳳曆廣野姬者
公主也契風雲以復龍興云云飛鳥
朝者皇極之宮也廣野姬者持統之
名也帝無皇子故太愛第一皇女有
欲使即位之意故用女主二朝之事
且羽翼鳳曆者承飛鳥而言之風雲
龍興者自廣野字說出來也

後朱雀帝秋景何處尋御製一聯曰路
非山水誰堪趁跡任乾坤豈得尋先
是皇后嫺子有寵早世帝悲慕不已
故御製如此
藤明衡春日遊東光寺一聯曰柳助翠
宗煙茶竈暮花添紅雪藥爐春讀得恰
好助添二字著意

藤實範遊長樂寺一聯曰莓苔石滑路

新猶邃松栢山寒枝不長此亦可喜下

句稍奇

宗孝言有詠螢排律其中四聯曰變化
新有時生腐草浮沈不定度清流閑庭
燈舉無消兩合浦珠還似感秋籬過
孤叢來水閣飛交一葉類漁舟望光
屢誤載星節散景方疑秉燭遊其形
容稍好然燈燭並用為贅節字不穩

大江佐國太愛花遊長樂寺翫花吟曰
迎老蹉跎雙鬢雪見花凍著九春風
又雲林院花下吟曰一道寺深花簇
雪數奇命薄鬢垂絲又詠庭前櫻曰
新庭上兩三樹洛陽第一花又喜手栽
梅開曰隨分他年栽此樹豈圖今日
見其花晚年吟曰六十餘回看不足
他生定作愛花人佐國沒後其子夢

亡父來告曰我化蝶每春蓮相於花園其子不堪追慕栽衆花每房塗蜜以供群蝶云

藤實範藤明衡宗孝言勒同韻賦庭前松竹實範詩曰數年抽節書窓北千載契齡賓閣南移得根辭湘浦浪擡來蓋揖泰山嵐疎籬曉露白如玉斜岸暮煙青自藍琴曲入風絃調七酒

盃酌葉篔過三明衡詩曰千歲低枝當座右一叢細葉鑠簷南洗來且卷籬間露移得自忘澗底嵐孤蓋凌霜青似栢數竿侵雪綠於藍晉林尋隱賢猶七秦嶺思封爵是三孝言詩曰淇園風跡傳窓北秦嶺雨聲瀉戶南養得數竿岳夜露栽來百尺帶晴嵐踈籬貞節尚含綠斜岸靈標如滌藍

稱友鳳棲雖契久爲君爵品欲誇三
三篇並看則實範明衡相爲伯仲孝
言稍劣
後三條帝在東宮時藤實政爲學士侍
讀年久既而任甲斐守帝餞之賜詩
曰州民縱作其棠詠莫忘多年風月
遊及即位實政頻被登庸
延久年中伊勢齋宮寮畔有狐祠邑民

祭之如神其狐偶中矢而傷或曰既
死或曰未死參議源隆綱詎其事作
文其中有言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
首丘之實帝見之感其採用古語之
才
白河帝御宇高麗王病令其禮賓省贈
牒於太宰府求良醫於我邦依允恭
帝求醫於新羅之舊例也宰府奏覽

之然以其牒詞失禮故返其方物不
遺醫而使江匡房作返牒其中有雙
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
雲之句匡房自負之時人亦感之高
麗人亦奇之傳到宋朝亦被稱云
九月十三夜月中華不賞之唯本朝特
翫之然倭歌之遊不遑枚舉關白藤
忠通作詩曰潘室昔蹤凌雪訪蔣家

舊徑踏霜尋十三夜影勝於古數百
年光不若今又曰訪古無如今夜影
經年豈忘此時光浴中各領吾家雪
塞外定疑萬里霜此二首題曰九月
十三夜翫月先於忠通有宗孝言藤
知房輔仁親王翫月之詩其向中用
十三夜之事孝言者後朱雀帝時及
第然則十三夜詩由來久矣

本朝朝士之作詩多是倣白氏體故不
斥其名唯稱文集或曰居易存時其
集既傳來或曰會昌年中我國僧惠
萼入唐滯留之間寫之而歸朝由是
通行于世然空海傳來王昌齡集管
相讀元微之集慕温庭筠詩且江維
時所輯本朝佳句公任朗詠雜載李
嶠王維劉禹錫皇甫曾許渾杜荀鶴

等句江談抄引盧照隣句載杜少陵
事則豈唯白集而已哉先輩所見雖
不多然能勤而記憶之故為廣才今
人每家多書然不勤讀不記憶與反
古堆齊若其勤而不怠則今豈可劣
於古哉昔白居易曰李曹下七豈
而盈右五十八件併前共百條
十者一之積也百者十之盈也數之盈

豈限十百哉積而為千為萬亦數之積
而盈也若語之無盡猶物數之無窮也
何可限百哉有說於此曰李唐才子豈
百而已然不編百家詩哉我邦之歌人
亦豈而已然不見小倉百首哉史館若
語之記百件亦有所徵姑茲投筆百語
既成乃想所以由作則為足七嗣之志
也一件一淚泣而記記而泣誰知百語

出自百憂哉丁未夏之孟國史館林叟
跋

真文八州藏南呂中白

寬文八_申歲南呂中旬

洛陽小川

林和泉掾
行板

出官百場海十...

卷四

四

